

欧阳文彬藏信选

书简情

欧阳文彬 钦鸿 辑注

春风依旧

——给欧阳文彬

噫！你红光满面地来了
哈哈！带着你的金色年华

王序

“美丽的姑娘你从哪里来？”
正要开口，忽然噤住了

远远地就听见铃声琅琅
编了一辈子的书你还没有编累呀？

此刻你的舞蹈你的东戏你的电脑字
全都从书里冒出来了

好热闹的晚年呵
多宝贵的生命呵

八十七个冬天过去了
春风依旧！

2006.11.11. 袁革就



上海百家出版社
Shanghai Baijia Publishing House

出版发行·史料

书

简

情

欧阳文彬藏信选

欧阳文彬 钦鸿 辑注



上海百家出版社
Shanghai Baij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简情：欧阳文彬藏信选/欧阳文彬，钦鸿辑注.-上海：百家出版社，2009.7

(出版博物馆文库)

ISBN 978-7-80703-964-8

I. 书... II. ①欧...②钦... III. 书信集-中国-当代
IV. I 2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98625号

- | | |
|------|--|
| 书 名 | 书简情——欧阳文彬藏信选 |
| 辑 注 | 欧阳文彬 钦 鸿 |
| 责任编辑 | 林丽成 |
| 装帧设计 | 赵志文 |
| 出版发行 |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www.shwenyi.com)
上海百家出版社 (www.bjph.net) |
| 地 址 | 上海市瞿溪路1365弄3号 (200032) |
| 经 销 | 各地新华书店 |
| 印 刷 | 江苏句容排印厂 |
| 开 本 | 890×1240 1/32 |
| 印 张 | 15.875 |
| 插 页 | 2 |
| 字 数 | 394000 |
| 版 次 | 2009年7月第1版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
| ISBN | 978-7-80703-964-8/I·155 |
| 定 价 | 32.00 元 |

上海百家出版社常年法律顾问：上海誉嘉律师事务所
田原律师(13501917060)
商瑜律师(13501679328)

序

欧阳老师要求我为她的藏信选集写序，理由有二：一是应为此书作序者，大多已去或因老迈而难再提笔；二是本书源自我的撙掇且全程安排，始作俑者，理应落笔救场。诚惶诚恐数月，犹豫着，身为晚辈，何以担当。

认识欧阳老师，是因工作岗位转至筹建出版博物馆。与曾经读过的一些文章大相径庭，欧阳文彬竟然是位容貌清癯、身材娇小的女士。2004年，她捐赠了珍藏的为纪念开明书店成立60周年而编撰的《我与开明》的原稿，其中有冰心、丁玲、唐弢等手迹。在我们举办的邹韬奋诞辰、夏丏尊百岁等纪念活动中，在我们对三联、开明的老同志进行口述历史采访中，欧阳老师都是不可缺的主角。2005年初冬，她率我们赴京采访新知、开明的在京前辈，那精气神就如她身着的玫红色滑雪衣，哪像奔九的老人！尤其是在东四八条的叶家老屋，双目失明、神智不清多年的夏满子女士，双手摸索着欧阳的脸，竟然清晰地吐字：“是欧阳来了，从上海来了。”至善先生从西面的卧室扶着墙颤颤巍巍地移步而至，用手撑着桌面勉强站立着，满眼温情。永远定格在我脑海的这一场景，

只是欧阳文彬与叶家两代曾经岁月的瞬间再现，包含着无尽的辛酸艰难、无言的感慨情怀。

欧阳文彬女士出生在纽约，是一对中国留美学生的爱情结晶。只是20世纪初的中国，纯美的爱情难以拗过传统礼教，以致欧阳老师在单亲家庭长大，且不知生身父亲为谁。20世纪90年代，同父异母的姐妹们辗转周折找到大姐欧阳时，方知就在生父黄士衡任职湖南大学校长的同时，她却因贫困在长沙中断学业。为生存、为求学，由此走进新闻出版业至一生。她的青春穿梭于连年战乱，她的中年起伏于政治波涛，社会环境注定了她的事业坎坷、家庭变故。然而，伴随着伤痛、承载着厄运，她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一行行字迹铺就成一趟坚实的足迹。这就是我眼里的欧阳老师，一个女人的美丽人生。

在她跌宕起伏的人生路上，始终有长者如张天翼、叶圣陶、徐雪寒的指引，有各方朋友的关切。所以，欧阳老师的人生，应是友情胜于亲情。阅读选编的书信，读者可以感受。

整理出版史料，是出版博物馆永远的责任。只是我们能力有限，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的需求相距甚远。聊以自慰的是，五年来我们一直坚持着、努力着，始自微不足道的每一小步。

以此短文为序，为了我所尊敬的前辈的嘱托。更希望传递一份诚意，由此走近更多的业界前辈，希望他们如欧阳老师一样，为社会留下更多的文化遗产。

林丽成

2009年1月

写在前面

我爱朋友，重友情。由于父母早年分手，我没有得到过父爱，也没有一个呵护我的兄长，却从几位革命前辈和文化长者那里获得了胜似父兄的关爱。我中年离异，独自拼搏，靠的是朋友们的策励和帮助。没有朋友，我怎能跨越坎坷的道路？没有朋友，谁帮我扬起航行的风帆？我一生经历了抗日战争、地下斗

欧阳文彬在创作
(1980年)



争和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文革”）的历练和冲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乏友谊的支援，在不可避免的离别状态中，靠的就是鸿雁传书。因此，我有珍藏友朋书信的习惯。

遗憾的是，“文革”前的一些来信已经散失。后来，电话逐渐代替了邮件，通信自然稀少了。这对我来说，都是无法弥补的失落，只能从翻阅仅存的旧信中重温难忘的情谊。特别是一些故人的遗札，常令我抚今追昔，缅怀不已。

最近，趁我的视力尚有余光，拣出藏信数百封。它们或推心置腹，直抒胸臆，或体贴关怀，无微不至，即使是工作上和业务上的交流商榷，也无不流露出由衷的信赖，全都是友谊的记录，也体现了写信人的思想感情和各不相同的风格。

这里选收了文化出版界师友的部分来信，其中或多或少涉及近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文化出版的某些事情，虽属点滴，似还有些可供参考之处。把它们整理筛选，汇编成集，该不是无益的吧！

出版博物馆的林丽成女士热情鼓励我编写这本藏信选集；曹穉予女士帮助我整理旧信，付出了辛勤劳动；钦鸿先生在编辑注释方面进行了细致认真的工作，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在这里表示诚挚的谢意。

欧阳文彬

2007年4月于上海

目 录

1. 序 (林丽成)

3. 写在前面 (欧阳文彬)

1. 叶圣陶函 (三封)

1976—1982 年

9. 叶至善函 (九十三封)

1979—2004 年

116. 叶至诚函 (二十七封)

1978—1988 年

146. 叶兆言函 (一封)

1983 年

149. 章克标函 (五封)

1985—1987 年

155. 许 杰函 (一封)

1985 年

157. 吕叔湘函 (二十七封)

1984—1990 年

178. 楼适夷函 (六封)

约 1980—1984 年

186. 黄 源函 (一封)

1982 年

188. 施蛰存函 (三封)

1982—1985 年

191. 唐锡光函 (十二封)

1984—1992 年

208. 陈学昭函 (二封)

1979 年

210. 张天翼函 (二封)

1979 年

216. 沈承宽函 (八封)

1979—1985 年

226. 张 章函 (一封)

1985 年

229. 柯 灵函 (二封)

1984—1985 年

231. 陈大濩函 (一封)

约 1981 年

234. 周振甫函 (二封)

1984—1985 年

237. 徐雪寒函 (五十九封)
1980—1998 年
298. 孔罗荪函 (二封)
1981 年
300. 唐 弢函 (二封)
1985 年
302. 金韵铤函 (二十封)
1985 年
324. 华 铃函 (十一封)
1979—1988 年
351. 范 泉函 (十四封)
1985—1999 年
368. 王仿子函 (三封)
1993—2002 年
373. 紫 墟函 (八封)
1992—1995 年
386. 骆宾基函 (五封)
1983—1984 年
390. 王知伊函 (一封)
1985 年
392. 朱光暄函 (三封)
1980—1984 年
396. 陈 原函 (二封)
1984—1985 年
399. 黄秋耘函 (一封)
1987 年
402. 何 慢函 (一封)
1985 年
404. 秦 牧函 (一封)
1985 年
405. 丁景唐函 (五封)
1980—1994 年
410. 曹健飞函 (一封)
约 1999 年
412. 蒋星煜函 (三封)
1985 年
415. 茵 子函 (三封)
1983 年
418. 戴文葆函 (三封)
1985—1999 年
422. 宋原放函 (一封)
1994 年
424. 范 用函 (八封)
1980—1982 年

433. 屠岸函（三封）

1982—1983 年

436. 钟耀群函（四封）

1982—1999 年

446. 王火函（三封）

1974—1992 年

450. 袁鹰函（三封）

1980—1982 年

453. 胡万春函（三封）

1979—1983 年

457. 邹嘉骊函（一封）

1981 年

460. 木斧函（六封）

1981—2006 年

471. 谢璞函（五封）

1982—2004 年

477. 周嘉俊函（四封）

1978—2002 年

481. 戴厚英函（一封）

约 1981 年

485. 谭谈函（四封）

1982 年

490. 程乃珊函（三封）

1984—1999 年

493. 附录

书店同人名录

495. 编后（钦鸿）

叶圣陶函（三封）

叶圣陶(1894—1988)，江苏苏州人。原名叶绍钧，字圣陶。长期在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任编辑，曾主编《小说月报》、《中学生》、《国文月刊》、《中国作家》等。新中国成立后任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

文彬同志惠鉴：

本月三日手书，接读已多日，寄下之文艺评论丛刊，此刻刚收到，非常感谢。

请不要叫我“老师”，我对您有什么帮助呢？我认为您现在的工作很有意义，所以乐于向您打听问询，听见一点儿好消息都是极大的高兴。我编过几种刊物，看过不少投稿，自己也写过些东西。总之，拿现[在]登出来的东西来说，比较从前，无论在思想内容或写作技能上，都高出不知多少倍。光说这一点，就是今

微平圆书社

文彬同志惠鉴：本月三日手书，接读已多日，字下
之文，是评论丛刊，此刻刚收到，非常感谢。我认为
请不要再叫“老叶”，我对您有什么帮助呢？我认为
您现在的二件很有意义，所以乐于向您打听同种刊
见一点儿好消息都是极大的高兴。我编过几种刊
物，看过不少投稿，自己也写过些东西。总之，拿现
现登出来的东西来说，比较从前，无论在思想内
容或写作技巧上，都高出不知多少倍。光说这
一点，就是合胜于昔。我有资格说这句话。
您的译介《公界钱》的文章，明天就看，想未看了
您这一篇，也知道《公界钱》的梗概了。您送我
的两本刊物，也还渡有看，别人先拿去看了。我

想有些新作品，但是购得不多，又兼时间精
力不济。这文艺评论丛刊很充实，看了这一本大概可
以扼要知道最近情况了。其中《陈海山传》和《精
绍虞先生的自传》，也是我很想看的。
最近看了一本《徐德之新法稿》，字头在《公
界钱》的新稿本上，和徐德之新法稿，字头在《公
界钱》也是上年一期，一班家上的人一样，只是不
加什么字和别处送来的。我未见过，也有，我都
细看了，有意见必提。我提，这也不妨，也都
附作，重核做。我提，这也不妨，也都
上海有一部《万水机》，将
写成一半，至善和徐者们商量，有意见必提。
未这部稿子是不错的。如蒙，即回，不另提。
圣陶 启 七月十九日 下

胜于昔。我有资格说这个话。

您的评介《分界线》的文章明天就看，想来看了您这一篇，也就知道《分界线》的梗概了。您送我的两本朝霞丛刊也还没有看，别人先拿去看了。我很想看些新作品，但是购买得不多，又兼时间精力不够。这文艺评论丛刊很充实，看了这一本，大概可以扼要知道最近情况了。其中《辞海》修订稿和绍虞先生的自改稿，也是我极想看的。

最近看了一本《彷徨》新注稿。手头在看《红楼》的新的校点本和注释，和至善大家看。我在家里也是上午一班，下午一班，象[像]上班的人一样，只差不参加什么学习。别处送来的“提意见本”也有，我都仔细看了寄还，有意见必提。我想，这也象工业方面的“协作”，应该做。

上海有一部写万吨水压机的稿子将在青年出版社出，已经写成一半，至善和作者们商量，有意见尽[尽]量提。听起来这部稿子是不错的。勿复，即问近佳。

圣陶启

七月十九日灯下

二

文彬同志：

顷接六日手书，承关切我们，非常感激。我们全家都安好，精神上亦没有受影响，请放心。我们在院子里搭帐篷^①，睡了几夜，现在都回到室内了。虽然还要当心，

① 1976年7月唐山发生大地震，北京受到影响，许多居民因此住在室外自搭的帐篷里。

文彬同志：顷接六日手书，承 关切我们，非常感激。我们全家都安好，精神上亦较有表现，请放心。我们在院子里搭帐篷，睡了几夜，现在都回到室内了。虽然还要当心，上班的上班，做家务的做家务，我也照常提笔写信，对窗看书报，几乎恢复正常了。胡团中，马路旁，一望尽是帐篷，有好有差，形式不一，真是前所未见的大观。有组织，互相协助，镇定，不怕，别的国家办不到，咱们可真办到。参考消息上一些外国人的话，虽非故意讨好咱们，确是报道了真情实况。在我国，好事情，坏事情，都能起教育作用，都是训练和考验的绝好机缘。这次地震，灾区的人和各地的人都考得很好，太可乐观。寄我的《朝霞》七期收到，谢谢。文章看了，写得相当可以。《朝霞》我们原素也定的。匆作答，再度申谢。

叶圣陶八月九日午启

上班的上班，做家务的做家务，我也照常提笔写信，对窗看书报，几乎恢复正常了。胡同中，马路旁，一望尽是帐篷，有好有差，形式不一，真是前所未见的大观。有组织，互相协助，镇定，不怕，别的国家办不到，咱们可真能办到。《参考消息》上一些外国人的话并非故意讨好咱们，确是报道了真情实况。在我国，好事情，坏事情，都能起教育作用，都是训练和考验的绝好机缘。这次地震，灾区的人和各地的人都考得很好，大可乐观。寄我的《朝霞》七期收到，谢谢。文章看了，写得相当可以。《朝霞》我们原来也定[订]的。匆匆作答，再度申谢。

叶圣陶

[1976年]八月九日午后

三

文彬同志惠鉴：

为别二年，昨接本月六日手书，承告种种，诵读两遍，欣感殊甚。大作小说我不能阅览^①，闻列为十种畅销书之一，一喜也，既而知拍成电影，二喜也。为继续创作，最近作远游，登峨嵋而不感劳累，足见身体佳健，或者胜于手术以前。

承赠文殊院之小花瓶，极为爱玩，又蒙赠笔三支，系体谅我不能复用毛笔之无聊心情而出此，尤见关念之深，感不可言。容逐一试用之。

最近曾与至善往烟台住八宿，其地清洁无尘，日对海天，甚觉舒畅。此去乃参加科学童话之讨论会，与会者五六十人，皆此方面之作者与编辑者，我则非

①因视力衰退，不能阅读欧阳文彬的长篇小说《在密密的书林里》。

此亦非彼，实为门外人也。

新迁淮海坊当即从前之霞飞坊，抗战时期，熟友居此坊者极多。馀不多叙，即请近安。

叶圣陶

[1982年]六月十四晨

【文彬附言】

我第一次见到心仪已久的叶圣陶先生是1945年盛夏，在重庆临江路开明书店编辑部的会客室里。当时叶老一家还住在成都，由他担任主编的《中学生战时半月刊》是由傅彬然先生在重庆编好再寄成都请叶老审定的。傅先生1941年在桂林文化供应社当编辑部主任时兼为开明书店编《中学生战时半月刊》，我正好由新知书店转入文化供应社当校对，他就鼓励我为《中学生》写稿。那一回，叶老因事来重庆，想见见《中学生》的青年作者，傅先生就把我引荐给叶老。

回想起来，那真不是一次普通的引荐，因为当时我正处于困境。我原来的工作单位亚美图书社本是新知书店按周恩来同志指示开辟的第二线分支机构，此时已被国民党勒令停业。为了不暴露亚美图书社与新知书店的关系，我只得自找职业谋生。我的处境傅先生是了解的，肯定也要向叶老说明。叶老在这种情况下见我，并接受我进开明工作，是他对进步文化事业和进步青年的支持。

我进开明后不久，就由校对调到《中学生》杂志当编辑，在叶老的直接领导下开始了漫长的编辑生涯。叶老的编辑思想、为人准则、工作作风，通过言传身教，哺育了一代“开明人”，我也是其中之一。对我来说真是终生受益，没齿难忘。

建国后开明主动争取公私合营，受命迁京与中国青年出版社合并，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1949年，我因党组织的安排调离开明，失去了亲聆叶老教益的机会，只能在有机会去北京时前往拜谒。每次去看望叶老，他总是热诚相待，还多次邀我住在他家，把我看作亲人一般；至善、至诚兄弟和我也情同手足。

叶老与欧阳文彬
合影（1983年4
月在叶家庭院）

